

11 冰處女

「安娜！什麼風把你吹來的？」他拉我進屋子，拖了把皮椅放到他桌邊。「明晚你一定要來赴宴，我妻子昨天打電話給你時，你聲音好怪。」

「除非你把我逮捕，否則我一定到。」我說，「里恩，我這次來可不是社交性的拜訪。」

皮椅柔軟而舒適，但我無法輕鬆。我不到三十五歲，雙腿修長白皙，黑皮椅襯托出我美麗的頭髮和金黃色的羊皮外衣。然而我和男人在一起很少覺得自然。甚至和里恩，我的老朋友，在一起我仍感到周身發硬。

里恩在桌子後面坐下來，微笑說，「別告訴我你闖了紅燈。我在每期警員訓練班上課時，標準的訓詞有一段就是：『不論階級，秉公處理，沒有特權，但安娜·凱恩除外。』」

「那是將來的事，」我微笑說，「如果我記得不錯，歷史上唯一攔住先父的車，還罰款的警員就是你。」

他咯咯一笑，「當時法官總說我那樣做是為了出名。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我取笑他，因為那個插曲使里恩獲得了誠實盡責的執法者的美名。我父親一生從未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為自己搞特權。直到晚年他對一些禁止停車區變得有點傲慢，而初出茅廬的里恩給他開出了罰單。這一切都隨時光遠去，現在的里恩是本城的地方檢察官，正在辦理奧丁的命案。

奧丁是唯一在家鄉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，是真正從一窮二白而成富翁的。現在他死了，是被他家的銅撥火棍打死的。

星期三晚上是本城傳統的廚子休假日，奧丁太太切蘭也放了假，因為她母親準備為女兒女婿開個晚會慶賀他們的結婚十五週年。切蘭七點就被接到她母親那兒去看看還有什麼要準備的，因為她母親半身不遂。奧丁則一人在家穿衣打扮，同時處理一些文件。

晚會安排在九點開始。八點半時奧丁家沒人接電話，他太太不見奧丁到場，就派司機回去看看。司機發現門開著，奧丁趴在桌上，頭部傷得很重。

第二天一名嫌疑犯被捕，但我還是花了兩天時間才鼓足勇氣來面對里恩。剛進他辦公室時我就想轉身離開，但我天性中的正直驅使著我，使我問他：「里恩，你能肯定你們抓到的那人就是殺死奧丁的凶手？」

友誼，迷惑，還有官員的謹慎開始在他臉上交替出現。

「里恩，請回答我，我不僅僅是好奇地問問，或者奧丁是我們的朋友。那個史傑夫已經被提審，但我從報上和聽別人說，沒有真正的證據證明是他幹的。」

里恩吐出一口氣，官員特有的謹慎開始消失。「好的，安娜，你在報上已經看到夠多了，不過我對史傑夫的處境並不樂觀，他似乎是唯一有動機的人。他恨奧丁，又沒有不在場的證據。還有，那天下午他還恐嚇奧丁，說他要殺奧丁。」

「事情並不是簡簡單單的解雇，」里恩解釋說，「史傑夫說奧丁悔約，他可

能也有自己的道理。我們都知道奧丁成功地利用那個破農場才發達成本州電子工業巨子，其中還做了一些違背道德的事。幾個月前在一次商業會議上他認識了史傑夫，認識到史傑夫的潛力，就用發給股份把他誘來了，不幸的是奧丁的允諾都沒有寫在契約上，空口無憑。

「他可能不想以暴力收尾，但他承認當晚酒喝多了。或許他只想說服奧丁讓他兌現諾言，或許他聽到晚會的事，想趁奧丁和切蘭都不在去洗劫一番。」

「你有沒有考慮過，凶手可能是真正的竊賊，他在報上的社交欄裏看到新聞，以為奧丁家空無一人。而奧丁的出現使他感到意外，在驚慌中下了手。」

「不可能，門上沒有強行進入的痕跡，保險箱裏還有八百多元現金。此外我們發現一杯喝了一半的飲料，還有一杯新倒的，沒有碰過，可見是倒給訪客的。那一定是他認識的人，而且他不怕那人。」

里恩忽然想起，我一度曾和奧丁訂過婚。因此他又說：「對不起，安娜，我無意說死者的壞話，畢竟那時解除婚約的是你，你一定是看清了他的另一面。」

「他一向自高自大，只顧自己，不考慮別人。他認為我們當面照顧他，在背後嘲笑他，打中學起，他就想在我們面前顯一顯。」

「他辦到了，不是嗎？」里恩說。

「你難道不認為奧丁是個勢利小人？」我冷冷地說，「不過我今天來不是來挖灰燼的，我關心的是這位叫史傑夫的人。」

對這話里恩皺了皺眉頭。但他接著說：「沒人記得六點半以後看見過他，而奧丁遇害的時間是七點半到八點半。史傑夫說他回家睡覺了，可一樣沒人證明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氣。「有的，他和我在一起。」我可以感到血液從我臉上流逝。有一會兒我以為自己會昏過去。里恩不信：「和你？」

我點點頭，「我相信他們會記得我在酒吧裏，那天我的廚娘放假，我懶得做飯，就到外面吃。餐廳裏人很多，但我注意到史傑夫，當他在七點左右離開時，我跟著他出去，在外面接他上車，以後到午夜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。」

里恩凝視著我，想把這些話和我的形象聯繫在一起。他和全城的人都認為我是神聖貞潔的，除了奧丁和高登我曾和他們訂過婚外，從沒男人碰過我。我知道里恩正在回憶很久以前在一次鄉村俱樂部的舞會上，他想在後院裏吻我而挨的一耳光，如今我竟親口說曾幹過「這樣」的事。

「秋天總是很淒涼，」我小心地用著字眼，「夏末初秋，如果不是高登因車禍死亡的話，我已經和他結婚了。我一直小心謹慎。別那樣看我，里恩！我不是冰塊，不論大家怎麼想，我總是血肉之軀，你能夠了解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他不安地說，但我知道他並沒有了解。

「史傑夫似乎很可靠，從道聽塗說中，我聽到關於他和奧丁的爭吵，我以為他已經離開這城市了。像你說的，他看來高尚，忠誠。」

「比我認為的更好，」里恩同意我的看法，「當然，他必須明白，如果你否認事實的話，沒人會相信他。但他可能以為龔房東是個好藉口，免得——」

「免得拖冷若冰霜，難以接近的凱恩小姐下水？」我難過地說。

「安娜，不要自責，」里恩言不由衷地說，「史傑夫在這裏只住幾個月，他不會瞭解，凱恩家族在這裏代表誠實公正，不論任何代價。」當他想到代價時，他皺起眉頭，露出不悅的神色，我差不多可以看見他不顧一切，一定要保護我的名譽的樣子。

「當然，我們要簽一份口供。不過你可以簡單點，只說你和史傑夫七點離開餐廳，兩人在一起，直到——嗯，讓我們就說，你們從七點到七點半一直在一起，那段時間和凶殺案最有關。我再和皮姆談談，讓他在言論上緩和一些。這一來地方上或許會有微詞，但不用擔心，安娜，在凱恩城，你是受尊敬和愛戴的。有關係的人們會記得高登，他們會原諒你。」

一位速記員記下我的供詞，我簽了字之後，我問里恩可否見見史傑夫。他不太樂意，但還是派人到看守所把人帶來了。

史傑夫小心地進入里恩的辦公室，他貌不驚人，但有一張開朗純厚的臉和充滿智慧的藍眼睛。

「他們說已經有一位證人出面為我作證。」說完，轉頭看到我，他兩眼眯起來說：「凱恩小姐！」

「沒關係，」我向他保證，「我已經告訴檢查官，星期三我接你上車以及我們在一起的事。你自己不親自說，是你錯誤的俠義舉動。」

史傑夫看我很久，然後轉身向里恩，「你是不是相信我啦！」

「坦白說，不相信，」里恩說，「但至少我已向凱恩小姐提過。她已向我說出事實，現在你不用再待在看守所了。」

儘管里恩反對，我還是提議開車送史傑夫去機場。差不多快到機場時，他終於開口說：「你是個了不起的女人，凱恩小姐。我忍不住在想，在你美麗、冰冷的表面下，是什麼樣的火，那使我希望星期三的晚上真的是和你在一起。而且你也很聰明，檢查官可能被你稚氣的坦白嚇壞了，才悟不到這樣你也為自己找到了不在場的證據。你為什麼要殺奧丁？」我直視路面，閉口不答。

「當然，認識奧丁，並不愛他。」史傑夫沉思，「傳聞你和他訂過婚，但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。為什麼現在才殺他，除非——當然，他們發現他的時候，保險箱開著，你拿走了什麼？凱恩小姐，舊情書？或者你以前不遵守交通規則簽的供認書。」

「照片。」我把車停在機場大樓旁。我說，「五張很清晰的照片，四年前他在我們旅社的房裏拍的。」

「我花了十一年時間才發現奧丁給我點燃的火並未熄滅，只是蓋著灰而已。四年前，我們無意中在紐約相遇，我們之間一切又重新燃起。我們情慾火熱，使我別無所求，只要他讓我愛他。他小心地使我們的戀情得以保密，而不是我。和他在一起我完全不知羞恥。有一年多時間，只要他拿起電話，告訴我時間和地點，他都可以如願，好像我的道德完全麻木了。」

「然而，漸漸的，我開始對切蘭感到內疚，我飛到歐洲，試著控制自己的感情。奧丁讓我安定了一個多月，然後寄了一張照片到我的旅館，他在照片背後寫道：

『我還有四張類似的照片，那幾張更能表現你的迷人之處。記住，如果你一週之內不回來的話，我就把它們登在報上。』我本來可能自己會回來，可收到那封信後，我恨他。

「差不多一年，他沒有惹我，我以為我獲得自由了。但你和他一吵，揭開他的舊瘡疤。你知道，在他心中我代表鎮上的中心人物，那夥人知道他的『底細』，而且永遠不會對他的錢動心，也不會像城外的那些人對他表示尊重。他就把仇恨發洩到我身上。每當有人罵他母親是不檢點的侍女，他父親是酗酒的農夫時，他就折磨我。你的行為明顯地觸怒了他，還有你罵他的一些話。

「星期三下午他打電話給我，要我七點半去他那兒。我到時他已經半醉了，說他不需要切蘭了，他要離婚，和我結婚。然後叫我脫光衣服。當我抗拒時，他打我，然後打開保險箱，在我面前展示那些照片。我想搶過來扔進火裏，但他又打我，還把照片像扇子一樣攤在桌子上，讓我忍無可忍。忽然間，撥火棍就在我手中，於是，於是——」史傑夫擁住我，緊緊地抱住，直到我的全身顫抖停止。他訥訥地說：「我到這兒的第一個星期，就有人指著你告訴我，你在未婚夫死後就沒再看男人一眼。知道嗎？你差不多是個傳奇人物。以後我經常聽到凱恩家族的美德：代代是剛正不阿的市長，法官，現在是一位美麗、貞潔的處女，她崇拜家族的榮譽。然而今天你把一切都扔進泥潭中，為的是你荒唐的正義感，不忍心讓一位陌生人來替你頂罪。」

「不是陌生人，」我發動車子，同時顫抖地對他微笑，「你和奧丁爭吵後就不是了，我敵人的敵人，就是我的朋友。」

他咧嘴笑笑，打開車門猶豫了一下，然後俯下身吻我面頰：「謝謝你，朋友。」

------(完)